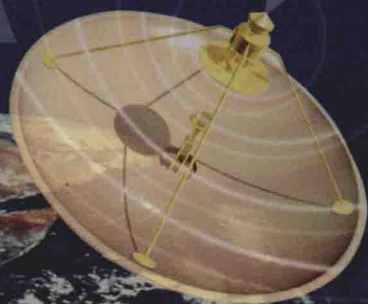


[美] 马歇尔·迈尔斯 著

于国明 王止戈 黄水怒 译

21世纪 竞叫

COMPETITIVE BIDDING IN THE
21ST CENTURY



成都时代出版社
(原蜀蓉棋艺出版社)

21 世纪

竞叫

[美] 马歇尔·迈尔斯 著

于国明 王止戈 黄水怒 译

成都时代出版社

(原蜀蓉棋艺出版社)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进字 21—2004—0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竞叫/(美)马歇尔·迈尔斯著;于国明,王止戈,黄水怒
译.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
ISBN 7-80548-930-0

I. 2… II. ①迈…②于…③王…④黄…

III. 桥牌—基本知识 IV. G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294 号

书名/21 世纪竞叫

著者/[美]马歇尔·迈尔斯

译者/于国明 王止戈 黄水怒

责任编辑/徐文惠

封面设计/张晓平

版式设计/杨 光

责任校对/余 东

出版/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平谷玉福印刷厂

版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850mm×1168mm 1/32

印张/11.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7-80548-930-0/G·809

译序

与现代桥牌相近的牌戏出现于 20 世纪初，形成现代竞技桥牌也有六七十年了。这一期间，桥牌出现了许多变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叫牌的技巧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叫牌的基本理念上。古老的桥牌理念要求我们在叫牌时要强调建设性，做出任何一个叫品之前都首先要考虑自己一方的安全。时过境迁，随着人们对竞技桥牌认识的发展，在叫牌中，牌手们不仅大规模地采用了更科学、更复杂同时也更有效的建设性叫牌装置，而且为了破坏敌方叫牌的准确度，他们还大量地运用了凶悍的快节奏叫品。大家对竞叫的实力要求都越放越低，竞叫手段则是不断翻新。由一方叫牌，而另一方静等叫牌结束时做出首攻的情况越来越少出现了。在那些没有敌方插叫的牌中，大家的得分已经非常接近，主要的输赢就出现在那些有竞叫存在的牌里面了。

马歇尔·迈尔斯是一位颇具实力的老牌手和叫牌方面的理论专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年轻时就是一些新奇叫牌理念的发明人，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一些超前叫牌理念的倡导者。他对一些叫牌的进程有很仔细的研究，对一些叫

译序

牌问题的发展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他过去的一些著作(可能尚未被介绍到中国来)中,我们读到过他对许多叫牌问题相当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地,在这本新书中,我们非常高兴但一点都不意外地又发现了大批很有价值的(或许仍然有些超前的)观点。如迈尔斯先生自己所言,他的一些观念恐怕不是每一位专家牌手都能接受的。但我们相信,这无疑会为我们开拓思路。桥牌是在创新中发展成长的,它要继续发展下去,也必然要不断地出现技术上的革新。

四五十年前,当否定性加倍出现的时候,曾遭到绝大多数牌手的嘲笑。以传统的老观念来看,加倍就是加倍,怎么能用来表示未叫过的花色呢?可是现在,不仅竞赛牌手,而且几乎所有打社交桥牌的初学者都能接受否定性加倍了。瑞典的桥牌专家麦茨·尼尔思兰(Mats Nilslund)更进一步认为,加倍几乎都是含有某种非惩罚的技术成分的,它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是惩罚性的。迈尔斯先生在本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形形色色的各种加倍,其中一些用法或许是国内的牌手们已经使用了,但对其准确的定义尚难以达成共识。迈尔斯先生的论述应当

译序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这本书的确是本很好的书,我们原本也想多花点时间把它整理得更好一些再奉献给广大的桥牌爱好者。但这当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与国外的出版社签约时,对方要求中文版要于2004年3月份出版,对我们形成了不小的时间压力;日常的工作要做,还有一些比赛或与比赛相关的工作要参与——这致使译稿难免有些粗糙。其二,于国明先生不幸在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他所负责的全部文稿整理、润色工作是我们其他人很难替代的——读者们若在译文中觉得文风略有不同,敬请谅解。多亏有职业编审、著名牌手沈小农先生鼎力相助,本书才能及时与大家见面。

出版更多、更好的桥牌书以帮助广大桥牌爱好者提高水平是我们的宗旨,但我们的工作,如选择书目等方面,难免代表的是一己之见。大家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

火车头桥牌协会

王止戈 黄水怒

2004年2月

目 录

译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高花争叫	(9)
第二章 对争叫的应叫	(37)
第三章 双套争叫	(63)
第四章 叫敌方的花色	(81)
第五章 总墩数定律	(99)
第六章 重开叫	(125)
第七章 本方开叫后的问题	(146)
第八章 合作性加倍	(169)
第九章 排除性加倍	(194)
第十章 惩罚性加倍	(237)
第十一章 约定性加倍	(255)
第十二章 其他加倍	(275)
第十三章 再加倍	(293)
第十四章 全局观念	(323)
第十五章 选装组件	(336)
结束语	(357)

导 论



我开始打桥牌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那时候，专家们一致断言：在敌方开叫后，争叫只有两种目的，要么是你的牌有进局的可能性；要么就是你持单套弱牌，按有局时宕 2，无局时宕 3 的原则阻击。离开了这两个目的，争叫就没什么意义。部分定约者，区区的不成局小分也；为此而竞叫，还要冒着遭受被加倍的风险，简直是不明智的盲动。

这种传统理念不仅体现在防守叫牌方面，而且也制约着开叫方的竞叫叫品。那时候的习惯性标准是这样的：你方开叫后，如果敌方参与竞叫，那么你方任何的应叫叫品都表示强烈的进局兴趣。不允许有点力宽松的“自由叫品”，即便是在 1 阶也要有 9 个大牌点才能采取行动；更有甚者，“自由单加叫”也至少要有限制性加叫的牌力！

时代不同了，当今的竞叫理念是淡看风险，积极地展开对部分定约的争夺；只要能相对保证安全（甚至有时难以保障安全）就加入叫牌。我估计，现代的竞争性叫牌比过去要多 50%，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增长。因此，作为参赛牌手，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一方找到更有效的竞叫方法，同时，要把敌方由于竞叫而带来的优势限制到最小程度。

在决定是否作竞争性叫牌之前，我们应当着重考虑这样三条基本原则：

（一）全面竞争原则

为了部分定约，也应该积极开展竞争。

复式比赛中，如果你方原本可以打成一个部分定约，却让敌人完成一个部分定约；此时，你方的损失不亚于丢了一个无局方的局。如

果是双人赛，损失则更大。许多牌手都认为，在打复式赛时，竞叫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就不应当像打双人赛时那样积极地竞叫。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在复式比赛中，加倍一方也冒着风险，由于担心其失误会导致对方成局，因此会格外小心地使用惩罚性手段。这样，竞叫一方实际上是相当安全的。如果所叫定约没遭加倍而定约宕 2，纵有损失，也并不可怕。反之，如果主动地放弃竞叫的权利，即当你方可以完成 2♠ 或 3♣ 定约时，却放任敌方打成了 2♥；这一结局则要比前述后果可怕得多。

(二) 及时参与原则

参与叫牌、披露特征越早越安全。

假设上家敌方开叫 1♦，你争叫 1♥。下家敌方持：

♠ A J 9 5 4

♥ A 10 8 6

♦ 8

♣ J 4 3

就算他一门心思想惩罚你，也无法立刻实施加倍。现在，他所叫的加倍是否定性的，如果刻意思想惩罚，则只能是先 pass 而埋伏，寄希望于其同伴平衡性加倍再罚放。但这个愿望不一定能实现。首先，他的同伴并不一定会按照他的预想——用加倍这个叫品来作配合叫牌，其次，就算等到了加倍这个叫品，惩罚该定约也未必合算。平衡加倍者的这门花色通常很短，甚至可能是单张，也就是说你方联手有 8 张将牌。这样姑且不说加倍这个 1 阶定约是否能宕，能宕多少；敌方自己能打成 4♠ 定约恐怕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出于上述考虑，你下手敌方持本例牌，会放弃埋伏性 pass 而选择 1♠ 作为起始叫品。可是，如果叫牌进程起了变化。为：

西	北	东	南
1♦	pass	1♠	pass
2♦	2♥	?	

现在，下家敌方已经表示过了他的 ♠ 套，再不用在描述 ♠ 和惩罚

你方之间被迫选择；离开了两难的境地，当然乐于讨论惩罚。或者，假设叫牌进程是：

西	北	东	南
1♦	2♣	2♦	pass
pass	2♥	?	

你下家敌方的持牌是：

♠ A 7 5
♥ Q J 8
♦ 10 6 4 2
♣ Q 8 5

由于该敌方已经限定过自己这手牌，因此他现在可以做惩罚意味的合作性加倍；而且准备在你或同伴逃往 3♣ 时再次加倍。面对这个加倍，敌方开叫人不要 pass，但如果他拿的是相对均型的牌，他是乐于 pass 而实施惩罚的。注意：一旦敌方已经基本描述完毕其实力和牌型或二者之一时，他们就可以使用具惩罚意味的合作性加倍。

下面这个例子摘自艾尔·罗斯在《今日桥牌》中的专栏：

西	北	东	南
		2♦*	pass
4♥	pass	pass	?



* 弱二。

♠ K J 5 4 3
♥ —
♦ 7 6 4 2
♣ A 10 9 5

你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艾尔说你应当加倍。同伴的牌是：

♠ A Q 10 2
♥ 8 5 3 2
♦ —
♣ K Q 7 4 2

你方的♠满贯是铁打不宕的。当然,要打宕敌方的4♥更不容易。艾尔的加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我更愿意在2♦之后直接叫2♠。

我承认,这手牌做2阶争叫是相当弱的。但是一旦配合之后,♠定约的前景太美好了,不得不叫。难道不是吗?其实满贯定约都不遥远,只是不敢奢望而已。另外,我依然认为:早期争叫2♠比先放弃描述,待到阶数更高时再去选择叫品的行为要更安全。

还有一条原则与及时参与原则异曲同工,就是优先加叫原则,即:

当同伴叫了某一门花色,尤其是高花时,你既有将牌支持,又有其他叫品可供选择时,则应该依据此原则永远倾向于选择加叫。

早年间,遭遇竞叫时,你若持低限或无额外实力的加叫牌,可以先pass,等待同伴表态。如果同伴能够平衡的话,你再做跳加叫。但现在,阻击性加叫是如此的流行,乃至于昔日和平过渡的延迟性加叫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在安全的阶数时,如果你能够加叫而不去加叫,你大概就要在高阶上来考虑是否应该进行延迟的加叫了;届时,你实际上已经面临着生死猜断。

西	北	东	南
	1♥	1♠	?
	♠ 8 6		
	♥ Q 7 4		
	♦ K 8 7 5 2		
	♣ 7 4 2		

在这个叫牌进程中,无论局况如何,你都应当叫2♥。如果你pass,西家或许会叫4♠,而同伴持下面这手牌时将不知所措:

♠ 4
♥ A K 9 8 6 3 2
♦ Q J 4
♣ A 5

但假如你做过加叫,他就可以轻松地叫出5♥。从他手中牌看,

该叫品基本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的牌稍好,所叫定约就可以打成;反之,如果你的牌是低限,那也是合算的牺牲。开叫人面临再叫时,也会按同样的模式来思考。例如:

西	北	东	南
			1♣
1♠	2♥	2♠	?
	♠ 9 8 7		
	♥ A 5 4		
	♦ K Q 5		
	♣ K 10 9 6		

现在,你是否愿意先 pass,以此来表示一手低限牌? 绝对不行。如果你 pass,西家或许要叫 3♠,而当同伴持下面这手牌时,你和同伴都要感到无所适从了:

♠ J
♥ K J 8 7 3
♦ A 10 7 6 4
♣ Q 3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惭愧地坦白一桩往事: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信条,未做及时的加叫。我的牌:

♠ K 10 2
♥ J 5 4 3
♦ K 10 7
♣ 8 7 6

我们是有局方而敌方无局。下家敌方开叫 2♣,人工性强开叫;同伴争叫 2♠。上家敌方 pass,我也 pass,认为我左边有一手特强的牌,局况又不利,加叫太危险了。下家敌方的牌是:

♠ J
♥ A K Q 10 9 6
♦ 5
♣ A K Q 10 5

他叫了 4♥,成为最终定约。同伴的牌是:

♠ A Q 8 7 5 3

♥ —

♦ A J 6 4 2

♣ J 4

敌人的 4♥是铁打不宕的,而我们的 4♠也是固若金汤(实际上,如果同伴的庄打得像双明手一样,5♠也能打成)。假如我加叫了 3♠,同伴就一定会叫 4♠的。看到我的软弱所带来的损失了吗?

(三) 高花优先原则

4 阶高花局,既容易叫到,又容易完成。因此,你在选择叫品时,应该优先描述高花。

在所有叫到并打成的局中,大约有 2/3 都是高花局。出现的频率高肯定意味着操作方便。难道不是吗! 完成低花局需要 11 墩牌,而高花局取 10 墩就够了。完成 3NT 必须有足够的大牌点以及各门花色的止张,而高花局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条件。高花局的探索与认定工序也比较轻松,找到了配合,后续叫牌相当简明。高花所配合的程度固然是讨论进局的重要条件,但又不至于像叫满贯或低花局时那样苛求。

高花局既重要,又方便,理应优先描述高花,特别是在实力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只有叫一次牌的实力,如果得不到同伴强烈鼓励则打算放弃再叫的情况下,或是在对自己是否还能再获得叫牌机会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你通常都应当叫出你的高花。

静态叫牌环境中,也有近似的处理模式。如同伴开叫 1♣,而你持:

♠ 7 6

♥ K J 9 5

♦ J 8 7 5 2

♣ K 8

作为应叫叫品,1♥要比 1♦强。如果你方能成局,定约的大概走向是 3NT 或 4♥。假如同伴能够再叫 2NT 或 3♣,那你怎么应

叫,的确无关紧要,反正归宿是 3NT。不过,如果同伴有 4 张♥,那么,你方叫到 4♥的最佳途径则是先应叫 1♥。有些牌手偏就愿意永远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出套,从来看不到需要跨越♦套的理由,因而对此点不以为然。

在敌方保持沉默的时候,起始叫品的确无所谓。可一旦出现竞叫,就会截然不同。假设持上例牌你应叫 1♦后,下家敌方叫 2♠,同伴持下面这手牌时会感到束手无策:

♠ K 4 3
♥ A Q 10 3
♦ 9
♣ A J 6 5 3

假如你先前应叫的是 1♥,你们可以叫到一个不错的局定约。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你会看到,该叫牌进程中,开叫方存在着不同的加叫方法。他可以用两种叫品,来分别表示不同的加叫牌情:即正常可以加叫到 3♥的邀叫类牌,或者原本打算仅加叫到 2♥的竞叫类牌。如本例原属于后一类,又归于该叫品中的上乘牌,现介于进取描述和保守描述之间乐于选择进取。如果开叫方愿意处理成能正常加叫到 3♥的邀请牌,你可以直接叫到 4♥。

看起来似乎有点跑题,我先强调的是部分定约的重要性,可又一直在讨论进局。

其实这并不矛盾。在竞争双方大牌实力相当的时候,持有高花,且已发掘出配合的一方,容易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同时,这一方肯定距离成局的临界点更近。因此,他们在考虑竞争阶数之时,通常也顺带着分析成局的可能性;而其探察成局所使用的方法,往往也能够起到界定竞争阶数从而确定竞争力度的作用。

倡导 5 张高花开叫,为的是避免经常性地叫到弱的 7 张配合定约,例如将牌是 Q 7 4 3 而对 8 6 5 的结构。为此,假如你有一定实力,并能够把握,哪怕只是相对把握得住自己还有再次叫牌的机会;那么就应该先叫其他叫品,而后再叫出 4 张高花套,以便让同伴体会和明了你的高花套仅有 4 张。

当你开叫一门低花时,在至少 95%的情况下总有人会使叫牌延续下去,特别是同伴,他总会尽量维持。但在竞叫过程中,情况则不同了。比如说,当同伴做了个排除性加倍后,他并不承诺再次叫牌。你要叫的花色随时都可能成为最后定约。因此在他的排除性加倍后,你如果应叫低花,则意味着放弃讨论高花定约,也就等于否认自己持有 4 张高花套。

应叫时只要你持有 4 张高花和另一门低花套,你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不马上叫出这门高花,后面是否还能有再叫出的机会?该问题普遍地存在于所有相应的叫牌进程中。无人可以回避。

我的以上说法并非标新立异,也不会引发异议。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竞叫的时候,居然有那么多牌手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章

高花争叫

4 张高花争叫

假如上家敌方开叫 1♦, 你持:

♠ A Q 5 2

♥ 6

♦ K 7 6

♣ A J 9 6 5

许多牌手都会争叫 2♣, 希望以后能叫出 ♠。但实际上, 整手牌如下:

♠ J 9 4

♥ A Q J 10 2

♦ Q 5

♣ 8 3 2

♠ K 10 8 7 3

♥ 8 7 4

♦ 8 3 2

♣ Q 10

	北	
西		东
	南	

♠ A Q 5 2

♥ 6

♦ K 7 6

♣ A J 9 6 5

♠ 6

♥ K 9 5 3

♦ A J 10 9 4

♣ K 7 4

假如你争叫 2♣, 后面的叫牌进程将是:

西	北	东	南
		1♦	2♣
2♥	pass	3♥	all pass

你确信西家肯定会叫 2♥。在竞叫中,这只是一个不承诺再叫的叫品,并不见得需要多强的实力。东家持低限,♣K 的位置也不对,加叫 3♥ 是本手叫品。或许敌方不会叫得这么准,他们一路直奔到 4♥,没人加倍而空宕了两墩完事。而面对四家牌以及微薄的收入,你却毫无满足感。自己的牌,分明没有安全的再叫机会,一次也没有,却有一个铁打不宕 5♠ 定约! 注意:如果你争叫了 1♠,情况则不同,无论西家叫牌与否,同伴都会叫出阻击性的 3♠,届时,你毫无疑问会叫到 4♠,难道不是吗? 因为以你这手牌,面对 4 张或 5 张 ♠ 支持时,当然要尝试成局定约。

或许你会怀疑此例的实用性,你会说:先让同伴拿上合适的牌,再说争叫 ♠ 的效果,结论能不好吗? 实战中,哪会有那么凑巧? 要是碰不到怎么办?

真的是碰巧吗? 你说得不错,大多数情况下,碰不到这种天衣无缝的组合。不过,就算是不碰巧,你没找到好配合,也未必就受损失;不过是没得逞,没把敌方的定约抢过来而已。那样的话,对你的争叫敌方通常会置若罔闻,继续叫往他们原本就要叫到的定约。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不那么碰巧的例子,就把北家和西家的牌调换一下,再看看怎么样。

♠ K 10 8 7 3	♠ J 9 4	
♥ 8 7 4	♥ A Q J 10 2	
♦ 8 3 2	♦ Q 5	
♣ Q 10	♣ 8 3 2	
	北 西 东 南	
	♠ A Q 5 2	♠ 6
	♥ 6	♥ K 9 5 3
	♦ K 7 6	♦ A J 10 9 4
	♣ A J 9 6 5	♣ K 7 4